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 對「人間佛陀」的建構

熊貴平
安徽財經大學講師

中文摘要

通過與馬鳴尊者的《佛所行讚》相對比，我們發現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中的佛陀，首先而且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是世間生命鏈條中的人。悟道之前，他依靠自力，在世間、今生成佛；悟道之後，他依靠道德和真理，面向人間，以善巧方便廣度有緣人。這就是星雲大師的「人間佛陀」。

關鍵字：星雲大師 人間佛陀 人間佛教



The Humanistic Buddha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n *The Biography of Sakyamuni Buddha*

Xiong Guiping
Lecturer,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Compared to the *Buddhacarita* by Āśvaghoṣa,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n his *Biography of Sakyamuni Buddha*, illustrated the Buddha, fundamentally, as a person who made connections in the web of life in the world. Before his enlightenment, the Buddha relied on self-power, in this world and lifetime to be awakened. After enlightenment, he relied on morality and truth, meeting with the world up front, and with the basis of expedient means to help and liberate others. This is the Humanistic Buddha consider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Keyword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umanistic Buddha, Humanistic Buddhism

前言

建構性理論認為，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並不是單純由世界自發地給予的，而總是以自己內化的概念結構、思惟模式來把握世界，總是把世界納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釋系統之中。在這過程中，作為認識對象的一切感性、知性和理性的東西都將「變形」，彷彿是被建構起來似的。¹ 這樣，建構性理論的提出，就把人們長期以來對於認識所形成的「自然界——思想」二項式圖式，發展成了「自在客體——主體——觀念客體」的三項式結構。在這一結構中：其一，觀念客體的形成，一方面受到自在客體的規定，另一方面又受到主體的思惟模式和概念結構的影響。其二，正是主體，作為結構中唯一的主動者，以自己已經具有的思惟結構分解、過濾、轉化著自在客體，建構起觀念客體，從而提醒我們「對對象、現實、感性」，要「從主體方面去理解」²的必要性。其三，既然觀念客體是主體思惟結構對自在客體進行轉化而建構的產物，那麼我們通過對觀念客體和自在客體之間差異性的考察而逆溯主體的思惟結構就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事實上，我們對星雲大師「人間佛陀」命題的探究正是基於這一合理性。

「人間佛陀」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體系的核心命題。不同於一般禪僧將佛陀心性化、導致禪宗成為「沒有釋迦牟尼佛的佛教」，星雲大師始終把釋迦牟尼佛人格化（或者更嚴格來說聖格化）和人間化，這使得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走向了對人間和社會的全面參與，並由此開啟了佛教現代化的轉型之路。星雲大師對「人間佛陀」的建構可能較早便已開始，但《釋迦牟尼佛傳》無疑是集中體現這一理念的最早文本，而且也正是在這本《佛傳》中，

1. 陳志良：《思維的建構和反思》，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36。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483。



星雲大師正式提出了「人間佛陀」一詞。³

星雲大師的《釋迦牟尼佛傳》完成於民國 44 年（1955）。根據〈初版自序〉所云，星雲大師在撰寫該傳過程中是參考了馬鳴尊者《佛所行讚》的。我們知道，《佛所行讚》凡二十八品，敘述了釋迦牟尼佛從投胎降生、出家修道，直到涅槃、八分舍利的生平事蹟；作者馬鳴尊者用詩歌形式把釋迦牟尼佛的生平傳說和佛教義理巧妙結合，顯示出了超凡的敘事能力和深厚的佛學素養，使得「義明字少而攝義能多」，從而五天（全印度）南海無不誦誦，影響極其廣泛深遠。⁴ 星雲大師的《釋迦牟尼佛傳》全書共 48 章，其主體框架基本上是對《佛所行讚》二十八品的開闢，而在具體內容上則主要是對《佛所行讚》的「改寫」。⁵ 必須指出的是，正是在這種開闢和改寫中，星雲大師將時代精神和民族特性灌注其間，使得兩者表現出鮮明的區別。同時，正是借助這些區別，我們才有可能發掘出星雲大師對「人間佛陀」理念的深沉關切。

一、佛陀降生

是一生所繫、已住最後有的菩薩，還是處在世間父一我一子這樣生命鏈條中的人，這是《釋迦牟尼佛傳》與《佛所行讚》首要而且根本的分際。這種差異在佛陀降生之初便顯示出來。下面我們徵諸文獻一一說明。

3. 「優波迦，我現在是人間的佛陀，我此刻要往鹿野苑去說我第一次的佛法。」參見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 年，頁 9。以下同書不再註明版次。

4. 劉寶金：《中國佛典通論》，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92。

5. 星雲大師：〈初版自序〉，《釋迦牟尼佛傳》。

（一）降生何處

《佛所行讚·生品第一》：

甘蔗之苗裔。釋迦無勝王。淨財德純備。故名曰淨飯。群生樂瞻仰。猶如初生月。王如天帝釋。夫人猶舍脂。執志安如地。心淨若蓮花。假譬名摩耶。⁶

《釋迦牟尼佛傳》第四章〈佛陀的家譜〉、第五章〈淨飯大王與摩耶夫人〉：

（族屬）說起佛陀的家譜，先要知道釋迦族的來由。那還是在佛紀前兩三千年的時候，居住在中亞細亞的雅利安民族發起了一次移民運動，開始往印度和波斯移殖……這其中有名為釋迦族的征服者，就是這雅利安族的一派。

（父系）釋迦族的遠祖，其最初的王名叫眾所許，同姓相承到大善生王，這就是釋迦牟尼佛的七世祖。……師子頗王生有四子，長子淨飯大王就是後來釋迦牟尼佛的父王。⁷

（父親）國王淨飯大王是釋迦族中的族長。他英勇能幹，智勝德高，自從做了國王以後，把一個迦毗羅衛國治理得真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⁸

（母親）淨飯大王在他的親族中迎娶了拘利族王國天臂城阿拏釋迦王的公主摩耶和其妹摩訶波闍波提為妻，摩耶夫人就是後來出

6. 《佛所行讚》，《大正藏》版。同傳不再標註版次。另外，本文所引用的《佛所行讚》文字，一律用句號區隔。

7.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9。

8. 同註7，頁10。



家修行成道的佛陀的母后。⁹

在《佛所行讚》的異譯本《佛本行經》〈降胎品第三〉中，佛陀的前生乃處兜率宮等待降生人間成佛的菩薩，因「本願安眾生」之故，而「累劫勞求佛」，當他觀察「何國可託生」時，便選擇了託生淨飯王夫婦為子，以「施善於世間」。¹⁰ 在翻譯成漢文時，《佛所行讚》的譯者顯係對原本有所節略，但上引文字的意思仍然清楚明白，即所關注的是託生誰家。而星雲大師的《釋迦牟尼佛傳》則詳列佛陀的家譜，從族屬到父系、母系，鉅細無遺，無非要說明佛陀是來歷可考的真實歷史人物，是釋迦族生生不息的世間生命鏈條中的一環。如果說《佛所行讚》關注的是佛陀的靈性生命的話，那麼《釋迦牟尼佛傳》關注的則是肉體生命了。

（二）以何形象降生

《佛所行讚·生品第一》：

於彼象天后。降神而處胎。

《釋迦牟尼佛傳》第五章〈淨飯大王與摩耶夫人〉：

在一個萬籟俱寂的夜中，夫人舒適平和的睡在床上，朦朧的睡夢之中，她忽然見到有一位長得堂堂一表的人物，乘坐一頭白色大象，從虛空中慢慢走來，當走近夫人的時候，就從她的右脇而進入了腹中。夫人一驚，從夢中醒來，方才知道剛才是南柯一夢……

沒過多久，夫人把懷妊的喜訊告訴國王……¹¹

9. 同註7。

10. 《佛本行經》，《大正藏》版。

11. 同註7，頁11。

《佛所行讚》非常清楚地表明，佛陀乃以大白象王形象「象天后」或騎乘大白象「降神」處胎的菩薩。而《釋迦牟尼佛傳》為了把佛陀塑造成「人」，則以「南柯一夢」的方式模糊佛陀的靈性生命來源。

（三）在何處出生

《佛所行讚·生品第一》：

母悉離憂患。不生幻偽心。厭惡彼諠俗。樂處空閒林。藍毗尼勝園。流泉花果茂。寂靜順禪思。啟王請遊彼。王知其志願。而生奇特想。

《釋迦牟尼佛傳》第六章〈藍毗尼園中太子降誕〉：

夫人向淨飯大王說明要到迦毗羅衛國國都郊外的藍毗尼花園中去郊遊，並且打算遊園後依著風俗應回娘家去生產。淨飯大王聽後，想到夫人懷妊已經足月，回到母家生育，這是不可違背的風俗，但夫人為什麼還有遊園的奇特興趣和請求？¹²

《佛所行讚》中，夫人請「遊」藍毗尼這一「奇特」的想法，乃是利於「禪思」；另外，結合後文，還有便於「諸天」供養之意：這些都是基於處胎者的菩薩身分使然。而《釋迦牟尼佛傳》則把藍毗尼說成是夫人按照風俗回娘家生產的中轉站，顯係實證性的學術化取向。

（四）何時、何種方式出生

《佛所行讚·生品第一》：

時四月八日。清和氣調適。齋戒修淨德。菩薩右脇生。大悲救世

12.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12。



間。不令母苦惱……誕從右脇生。漸漸從胎出。光明普照耀。如從虛空墮。不由於生門。

《釋迦牟尼佛傳》第六章〈藍毗尼園中太子降誕〉：

國王和夫人到達藍毗尼花園後不久，夫人在一棵正長得蓊鬱蔥龍的無憂樹下誕生了王子。剛生產的夫人沒有感到一點苦惱；初降誕的太子也非常安詳。¹³

《佛所行讚》非常明確地點出佛陀出生乃是「不由生門」的「右脇生」，這是菩薩「不令母苦惱」的慈悲安排。而《釋迦牟尼佛傳》則略去了佛陀出生的方式，更加「人」化。

此外，在出生時的祥瑞上，兩者也有很大區別：出生時的祥瑞是佛陀降誕的標配，其數量和種類都是按照古佛降誕的標準規定，《佛所行讚》詳列之；《釋迦牟尼佛傳》則略寫、改寫，顯示出對此的淡漠。¹⁴

綜上：依照《佛所行讚》，佛陀無疑是從天界來到人間積聚資糧成佛的菩薩，因為這是他最後一生，所以當他尚處兜率宮決定要降臨人間時，對於降生何處、以何種方式降生以及出生後的任務都有預先安排，他要按照古佛八相成道的程序，走完在人間的最後一程，可以說他在人間的一切活動，劇本已經編好，他的任務僅是參與表演而已。¹⁵ 而星雲大師的《釋迦牟尼佛傳》則要把佛陀塑造為在世間的完完全全的人。正如大師在第一章〈序說〉所言：

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出生在紀元前四六四年的四月八日，降誕

13. 同註 12。

14. 可以比較《佛所行讚·生品第一》和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第六章〈藍毗尼園中太子降誕〉相關內容。

15. 這一點可參看《大寶積經》卷 107〈大乘方便會第三十八之二〉，《大正藏》版。

的地點就是被稱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印度，這是在中外歷史上均有記載的。所以，我們絕不可以把佛陀看作是來去無影無蹤的神仙，也不可以把他視為是玄想出來的上帝。他有出生的時間、地點，更有生養他的父母，他經過了多年茹苦含辛的修行終究完成一位大智大覺的完人！這是中外的學者、宗教家，所一致公認的。釋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間，生長在人間，成佛亦在人間。¹⁶

帶著這樣的認識，《釋迦牟尼佛傳》對《佛所行讚》所進行的一系列系統性的改造，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二、悟道前的佛陀

悟道前的佛陀是淨飯王的太子，他的任務是出家修道、覺悟成佛。在對於世間的態度、出家修道的機緣和悟道成佛的憑藉上，《佛所行讚》和《釋迦牟尼佛傳》顯示出較大差別。

（一）相者的預言——應世而生與在世成就

《佛所行讚·生品第一》：

①此子應世生。②為盡生故生。斯人難得遇。當捨聖王位。不著五欲境。精勤修苦行。開覺得真實……③菩薩出世間。為通解脫道……④法王出世間。能解眾生縛。

《釋迦牟尼佛傳》第七章〈相者的預言〉：

「這位太子的降誕，是人間最後的受生，人間生有這樣的人，好比世上出現稀有的優曇鉢羅華。大王得生如此太子，不但是大王

16.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3。



的幸福，也將是全人類的幸福；不但是大王獲得無價的至寶，也將是全人類獲得的救星！他一定會出家成就佛陀功行的！」

「大王！你的太子是不會執著眼前五欲的境界，他是會捨王位而去修行，去求真實的覺悟……他實在是世間上長久不滅的智慧之光！」¹⁷

《佛所行讚》表明太子是①「應世生」、②「為盡生故生」、③「為通解脫道」而生，他的出生④「能解眾生縛」。這意味著太子的降生是帶著固有的使命而來，即：一是為自己的解脫，要在人間成佛實現徹底的解脫；一是為眾生開啟解脫的大門，解除眾生生死和煩惱的束縛。這兩大使命都是太子降生之前安排好的，是程式化的。而《釋迦牟尼佛傳》去除了這種意蘊：①「應世生」沒有翻譯出來；②「為盡生故生」翻譯為「是人間最後的受生」，其中「為」翻譯成了「是」，失去了目的性；③以「大王得生如此太子，不但是大王的幸福，也將是全人類的幸福；不但是大王獲得無價的至寶，也將是全人類獲得的救星」，來解釋「法王出世間。能解眾生縛」，是用未來的成就代替本來的目的，尤其以「人類」解釋「眾生」，將佛陀從法界眾生的救主，變為人間的救主。通過星雲大師的處理，「應世」降生的菩薩變為將來在人間成佛、給人間帶來解脫的人，這都是星雲大師將佛陀人間化的表現。

（二）厭離心的生起——他力與自力

1. 誘導留其心

《佛所行讚·處宮品第二》：

②太子性安重。形少而心宿。心棲高勝境。不染於榮華。

17.同註16，頁17。

②父王見聰達。深慮踰世表。廣訪名豪族。風教禮義門。容姿端正女。名耶輸陀羅。應嫂太子妃。誘導留其心。太子志高遠……賢妃美容貌。窈窕淑妙姿。瑰豔若天后。同處日夜歡。

《釋迦牟尼佛傳》第八章〈太子少年時的教育〉、第九章〈美麗的耶輸陀羅妃〉：

①太子的心寄託在另外一個高勝的境地，再玲瓏巧妙的兒童玩具，也絲毫不能勾引起他的興趣和歡樂。¹⁸

②豪華的宴會，歡狂的歌舞，一日都不停息的煩擾著太子……然而太子為這些歌舞宴會，反而增添不少的憂鬱與厭惡……

淨飯大王見到他鍾愛的太子沉思默想，心中增加無限的憂愁。所以，在太子十七歲的時候，就替他選了美麗的耶輸陀羅為妃。他以為太子若有一位美麗的妻子，可能使他轉憂為喜……淨飯大王以為用女人、醇酒、音樂三者，總可以縛住太子出塵的心。然而，太子難免這種人性的要求，但他認為這種快樂總不是長久滿足的人生，表面上看來，太子有時候也會浮現出微笑，而他的內心深處卻是益感空虛和孤獨。¹⁹

《佛所行讚》中太子不染榮華，但在淨飯王的種種防患措施的誘導下，也能「日夜歡」，如果沒有外力，太子可能將沉淪五欲之中。而《釋迦牟尼佛傳》則將太子塑造成憑藉自力就已經看破五欲的人，因而雖偶爾也會露出「微笑」，但內心深處卻空虛和孤獨，這為他最終依靠自力出家修道埋下伏筆。

18.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20。

19. 同註 18，頁 22-23。



2. 轉折機緣

《佛所行讚·厭患品第三》：

外有諸園林。流泉清涼池。眾雜華果樹。行列垂玄蔭。異類諸奇鳥。奮飛戲其中。水陸四種花。炎色流妙香。伎女因奏樂。弦歌告太子。太子聞音樂。歎美彼園林。內懷甚踊悅。思樂出遊觀。猶如繫狂象。常慕閑曠野。

《釋迦牟尼佛傳》第九章〈美麗的耶輸陀羅妃〉、第十章〈太子出城去郊遊〉：

這不是沒有原因，聰明的太子雖然深居在內宮之中，但他已體察到當時印度社會階級懸殊的情形。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會那樣的不平等？勞苦的大眾為什麼不能獲得美滿的生活和自由？如何改造這不平等的社會？這些問題早已盤旋在悉達多太子的心中。

而且，他猶記得幼時被父王帶去視察農村社會的情形。在農村裡，見到人人都是流著汗珠在辛勤地勞動，烈日當空，也得不到休息。而父王和自己卻傘蓋車馬，任意地逍遙，這是多麼的不公平！

還有，他見到那些農田被掘翻的土內，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昆蟲，正當他們要往土裡鑽的時候，卻被群鳥飛來爭先恐後地啄食。弱肉強食，這是多麼的殘酷和無情！這是多麼的恐怖和痛苦！

在這時候的太子，並不是厭惡這世間，也不是憂愁自己沒有快樂，而是目睹社會的不平，眾生的痛苦，所以鬱積在心頭的愁思，始終不能釋去。²⁰

20. 同註 18，頁 22-23。

王城的歡樂，日復一日，然而太子卻漸漸地厭煩起喧騷的煩囂來了……因為除了這些，他心中還有一個更高的理想，還有更多的眾生。²¹

在《佛所行讚》中，太子出家的機緣是外力：伎女所描繪的外界園林之美，引發出遊的衝動，正是在一次次的出遊中，淨居天隨機點化，幫助太子生起和堅定出家的決心。而在《釋迦牟尼佛傳》中，太子出家的機緣是自力和偶然：小時候的偶然經歷使其感受到眾生的苦，久久不能釋去。後者的這種處理方式可以商榷者有：它消解了淨飯王為防患太子出家採取的種種措施的有效性；在太子生起「社會的不平」和「眾生的痛苦」的感受上缺乏必要的鋪墊。結合下文，一個深處宮中、養尊處優，連人的老病死尚不知道的貴族青年，卻能生起對社會和眾生的悲憫，在邏輯上確有跳躍感。

3. 直面「老」

《佛所行讚·厭患品第三》：

①時淨居天王。忽然在道側。變形衰老相。勸生厭離心。②太子見老人。驚怪問御者。此是何等人。頭白而背偻。目冥身戰搖。任杖而羸步……③御者心躊躇。不敢以實答。④淨居加神力。令其表真言。色變氣虛微。多憂少歡樂。喜忘諸根羸。是名衰老相……⑤太子長歎息。而問御者言。但彼獨衰老。吾等亦當然。御者又答言。尊亦有此分。時移形自變。必至無所疑……⑥菩薩久修習。清淨智慧業。廣殖諸德本。願果華於今。聞說衰老苦。戰慄身毛豎。

《釋迦牟尼佛傳》第十章〈太子出城去郊遊〉：

21.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25。



且說太子出了都城，舉目遠眺，①忽見路旁有一個異樣的老人，形相非常衰弱，太子看了很恐怖又很奇怪，②他就向駕車的御者車匿問道：「車匿！那是一個老人吧！你看他頭白背偻，目瞑身慄，為什麼他要拄杖走路呢？……

②駕車的御者車匿被太子這一問，實在感到難以回答，假若照事實的話來回答，必定引起太子的悲哀；如果不照事實來回答，又不敢欺騙賢明的太子……

「車匿！他為什麼會這樣呢？是現在忽然轉變的呢？還是他生來的命運就是如此呢？」④太子知道衰老是人生的過程，但他仍然感慨地發問。

太子又催促著車匿，車匿只得忠實地答道：「太子！我想您知道他是一位老人！請您看看他的面相，到了老來的時候，顏色就衰褪了，記憶力也缺乏了，憂愁增多而快樂減少。眼耳鼻舌都不復再有年輕時候的活力……」

⑤太子聽了車匿的話後，嘆息了一口氣，又像考試似的問車匿道：「車匿！世界上的人很多，你說，是他一個人會衰老呢？還是連我們也要經過這個老患呢？」車匿很恭敬地回答道：「太子！人生在世，老，是誰也不能免的。這個老患，不分貧富貴賤，不論國王長者，必定都要有這個結果……」

⑥太子聽完車匿的這些話，想到一個御者，還懂得這樣的道理，所謂無常之理，好像雷霆霹靂一聲響起，不覺身體也戰慄顫抖起來！²²

22. 同註 21，頁 25-26。

關於「老」可注意者：①為何會見到老人？《佛所行讚》是「淨居天王」「變形」以引導太子生厭離心；《釋迦牟尼佛傳》則舉目遠眺，「忽見」路旁有一個老人。②太子是否自知是「老」人？《佛所行讚》為不知，但《釋迦牟尼佛傳》則是知道。③御者車匿初感為難但最後據實回答太子問題的原因。《佛所行讚》是淨居天「加神力」，《釋迦牟尼佛傳》是太子「催促著」。④太子是否知道人的衰老過程？《佛所行讚》為不知，《釋迦牟尼佛傳》中「太子知道」，但「仍然感慨地發問」。⑤關於衰老的普遍必然性。《佛所行讚》是太子不知而「問」；《釋迦牟尼佛傳》則是「嘆息了一口氣，又像考試似的問車匿道」，是知而故問。⑥太子聽完「老」的反應。《佛所行讚》是太子因為衰老苦而戰慄身毛豎，《釋迦牟尼佛傳》則是想到「一個御者」還懂得「無常之理」，身體不覺「戰慄顫抖」起來，彷彿一個御者就不該知道似的。

總之，在《佛所行讚》中，太子經過淨居天的點化，對於「老」由不知而知，強調了外力的助緣作用；而在《釋迦牟尼佛傳》中，太子偶然見到老人，知而故問，強調了自力。當然，《釋迦牟尼佛傳》這種處理尚須自圓其說：一，出遊途中事先進行了道路清理，怎麼會有老者出現？二，太子知道「老」還須再問嗎？知道了老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仍像「考試似的」問，其意何在呢？三，想到御者還懂「無常之理」，太子不覺身體「顫抖」起來！這頗費解。

4. 認識「病」

《佛所行讚·厭患品第三》：

①天復化病人。守命在路傍。身瘦而腹大。呼吸長喘息。手腳攀枯燥。悲泣而呻吟。②太子問御者。此復何等人。③對曰是病者。四大俱錯亂。羸劣無所堪。轉側恃仰人。④太子聞所說。即生哀



憫心。問唯此人病。餘亦當復爾。⑤對曰此世間。一切俱亦然。有身必有患。愚癡樂朝歡。⑥太子聞其說。即生大恐怖。身心悉戰動。

《釋迦牟尼佛傳》第十章〈太子出城去郊遊〉：

太子出得城來，行走不遠，①忽見路旁有一個垂死的病者，睡倒在那裡，身瘦腹大，呼吸急促，手足如枯木，眼裡流著淚水，口裡不住地呻吟，②太子生起同情的心，就問車匿，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③車匿思索了一下，不敢隱瞞地回答道：「太子！這是一個病人，身體裡各部機構，如果缺乏調和，就會生起這病難的痛苦。」④太子感觸很深，像是自語，又像是問人：「世間上的病人，就是他一個人呢？還是人人都不免要生病呢？」⑤「太子！這一個世間上，有身體就會有疾病的。」聽到太子的自語，車匿小心地這麼說。⑥太子想到人生的病苦，不覺恐怖戰慄起來……」²³

關於「病」可注意者：①為何會見到病者？《佛所行讚》是天人化現；《釋迦牟尼佛傳》是忽然看見，表明意外。②太子是否知道病及病之苦？《佛所行讚》中太子不知道，《釋迦牟尼佛傳》中則似乎是知道的，因為一是「生起同情心」，一是問為什麼會這樣。③太子為何生起同情心？《佛所行讚》是知道了病苦，而《釋迦牟尼佛傳》是看見病人便生起。④對病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認識。《佛所行讚》是詢問，《釋迦牟尼佛傳》則「像是自語，又像是問人」。⑤太子恐怖戰慄的原因。《佛所行讚》是聽到御者的回答，《釋迦牟尼佛傳》是想到人生的病苦。《釋迦牟尼佛傳》把見到病者及之後的反

23.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27。

應寫成是偶然看到和自然知道，否定了天神的作用。但問題是：怎麼會有病者出現？太子既然知道人有病苦，為何不生起厭離之心？為何還須問御者呢？

5. 思考「死」

《佛所行讚·厭患品第三》：

①時彼淨居天。復化為死人。四人共持輿。現於菩薩前。餘人悉不覺。②菩薩御者見。問此何等輿。幡花雜莊嚴。從者悉憂戚。散發號哭隨。③天神教御者。對曰為死人。諸根壞命斷。心散念識離。神逝形乾燥。挺直如枯木。親戚諸朋友。恩愛素纏綿。今悉不喜見。遠棄空塚間。④太子聞死聲。悲痛心交結。問唯此人死。天下亦俱然。對曰普皆爾。夫始必有終。長幼及中年。有身莫不壞。⑤太子心驚怛。身垂車軾前。息殆絕而嘆。

《釋迦牟尼佛傳》第十章〈太子出城去郊遊〉：

（太子）①車馬尚未行至父王為他選擇遊樂的園林，忽然看見四個人抬著一個棺材迎面走來，棺材的上面蒙覆著幡蓋，跟隨著的人都憂愁滿面，頭髮散亂，更有的嚎啕大哭，②太子看後，知道這又是誰家的生命死亡了，太子搖頭嘆息著，車匿從旁稟告道：「太子！這裡面是一個死人！」③「人為什麼要死呢？」太子不禁感慨萬千。車匿好像對於死亡，也有很大的感觸，就殷勤地解釋道：「死人就是人的身體機構壞了，一切感覺意識都沒有了，魂魄離開身體，筋肉也都乾燥，失去在世時活著的屈曲自在，像一段枯木似的，六親眷屬不能代替，朋友知交不能調換，再有恩愛情感的夫妻，也



唯有把死者孤獨地放在荒郊野外的墳墓間而不能不分別。太子！死後的形骸埋進土裡的日子一久，屍骸也都要毀滅的！」

④太子知道死亡是淒慘的，所以悲痛欲絕地向車匿道：「車匿！死是人生的結局，人凡是有生，最終必定有死，男女老少，這是誰也不能免的！」

⑤太子過去感觸到衰老的痛苦，疾病的痛苦，已經驚怖不已，現在再看到死亡的悲慘，不覺伏在車上不絕地悲嘆起來……²⁴

關於「死」可注意者：①太子為何會見到死者？《佛所行讚》是淨居天化現；《釋迦牟尼佛傳》是「忽然看見」，表明意外。②太子是否知道死及死之苦？《佛所行讚》是太子不知道，《釋迦牟尼佛傳》則是「知道」。③御者為何告訴太子「死」的真相？《佛所行讚》是天人「告訴」御者這麼說，《釋迦牟尼佛傳》則是御者對死有「很大的感觸」，因而「殷勤地解釋」。④對死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認識。《佛所行讚》是太子不知而問，《釋迦牟尼佛傳》則是太子告訴御者。⑤太子恐怖戰慄的原因。《佛所行讚》是聽到御者的回答，《釋迦牟尼佛傳》是「看到死亡的悲慘」。《釋迦牟尼佛傳》把見到死者及之後的反應描述成太子偶然看到死者，他知道死，且自知死不可避免，強調了自力，否定了天神的作用。但問題依然是：戒備森嚴的隊伍中怎麼會有死者出現？太子既然知道死之苦為何不厭離？

（三）立志出家——天助與自悟

《佛所行讚·出城品第五》：

太子深厭離。了無愛樂情。但思生死苦……如是未幾時。啟王復

24.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28。

出遊……①路傍見耕人。墾壤殺諸虫。其心生悲惻。痛踰刺貫心。又見彼農夫。勤苦形枯悴。蓬髮而流汗。塵土塗其身。耕牛亦疲困。吐舌而急喘。太子性慈悲。極生憐愍心。慨然興長歎。降身委地坐。②觀察此眾苦。思惟生滅法……世間甚辛苦。老病死所壞。終身受大苦。而不自覺知。厭他老病死。此則為大患。我今求勝法。不應同世間……③爾時淨居天。化為比丘形。來詣太子所。太子敬起迎。問言汝何人。答言是沙門。畏厭老病死。出家求解脫。眾生老病死。變壞無暫停。故我求常樂。無滅亦無生。怨親平等心。不務於財色。所安唯山林。空寂無所營。塵想既已息。蕭條倚空閑。精麤無所擇。乞求以支身。即於太子前。輕舉騰虛逝。太子心歡喜。惟念過去佛。建立此威儀。遺像見於今。端坐正思惟。即得正法念。當作何方便。遂心長出家。

《釋迦牟尼佛傳》第十二章〈太子立志去出家〉：

①（有一次，太子在園林中玩）他靜靜地端坐在閻浮樹下，生死、起滅、無常轉變的道理，像海潮一樣地在太子的心中起伏，他想：「世間實在是一個苦的地方，人之一生是有限的時間，可是一般人都不明白這無常轉變的道理，終日拼著命來營求生活，這真是最大的悲哀！……」

②太子正在思惟的時候，忽見前面有一個沙門向他走來……

「……我告訴你，我是離開家庭束縛的沙門。我厭離老病死的苦惱，我為了要求得自由解脫的大道。眾生，沒有人能免除老病死，沒有人能逃脫瞬息萬變的無常，因此，我才出家來做沙門……

「我，沒有財欲也沒有色欲，終日隱居在山林寂靜的地方，斷絕



世間名利的關係……

「遇到別人有苦難的時候，我就設法為他解救，我沒有希望別人報酬的心理，更沒有求功德的念頭……」

太子聽到沙門的話後，滿心歡喜地說道：「我也是和你一樣的思想，遠離一切欲念，尋求解脫的境界。同時，我也有救度眾生的願力，只是我還沒有懂得怎樣去做，今天幸而遇到你，我彷彿見到黑暗的世間上一盞明亮的燈光！」太子說罷，再看沙門，沙門忽然不知跑到哪兒去了！太子以為這是過去諸佛來點化他的，他即刻立定堅決的志願，非要去出家不可！²⁵

通過三次出遊，太子明白了老病死的苦，對五欲了無興趣。《佛所行讚》通過又一次出遊中，看到農夫、耕牛和諸蟲之苦，從而讓太子明白眾生皆苦，因而尋思滅苦的方法；這時淨居天化為沙門進行點化，告知山林修道、出家解脫。反之，《釋迦牟尼佛傳》將出遊見農人、耕牛和諸蟲之苦放在小時候出遊之時，使太子由對他人之苦進而推及到一切眾生之苦中間缺少了一個環節。另外，《釋迦牟尼佛傳》不僅讓太子在「忽見」沙門之前便生起「我更不讓世間上的人，永遠這樣受苦」的悲願，而且在與沙門的談話中，讓太子擁有和沙門一樣的覺悟：「我也是和你一樣的思想」、「我也有救度眾生的願力」，這在安排上與後文佛陀證悟後還曾有立即涅槃的想法難以自洽。

（四）正式出家——天助還是機緣

太子向淨飯王提出出家的願望，淨飯王知道太子的想法很難改變，於是

25.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36-37。

增加更多的宮女、更多的樂器，令人嚴加防衛，並派大臣來勸說。太子如何能夠最終出家？《佛所行讚》和《釋迦牟尼佛傳》有別。

1. 出宮的機會

《佛所行讚·出城品第五》：「時淨居天子。知太子時至。決定應出家。忽然化來下。厭諸伎女眾。悉皆令睡眠。」

《釋迦牟尼佛傳》第十二章〈太子立志去出家〉：「宮女們長時間的演奏，終於是疲倦了。有一天夜中，她們因為整日辛勞，不覺都昏迷地睡去，……」²⁶

對比可知：《佛所行讚》是淨居天使用「厭」術（催眠術）使伎女們睡去而讓太子得便出宮，《釋迦牟尼佛傳》乃是宮女疲倦而得機會。前者是天助，他力；後者是偶然機緣。

2. 出宮的實施

《佛所行讚·出城品第五》：

爾時淨居天。來下為開門。太子時徐起。出諸嫔女間。踟躕於內閣。而告車匿言。吾今心渴仰。欲飲甘露泉。被馬速牽來。欲至不死鄉……車匿內思惟。應奉太子教。脫令父王知。復應深罪責。諸天加神力。不覺牽馬來……四神來捧足。潛密寂無聲。重門固關鑰。天神令自開……一切諸天眾。虛空龍鬼神。隨喜稱善哉。唯此真諦言。諸天龍神眾。慶得難得心。各以自力光。引導助其明。

《釋迦牟尼佛傳》第十二章〈太子立志去出家〉：

太子即時下了堅定的決心，他望了睡著的耶輸陀羅及羅睺羅最後一眼，就經過沉睡著的宮女身旁，輕輕地走向車匿住的地方。

26.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39。



「車匿！把白馬犍陟帶來！」……

「車匿！你沒有聽到我叫你把犍陟帶來！」

這樣低低而又有權威的聲音，使車匿感到非常的畏縮而驚怖，車匿以為太子深夜出城，應該要稟告大王，得到大王的旨意才行。然而威嚴的太子看著他，使他不得不把太子愛用的白淨的駿馬犍陟牽出，太子摸撫著馬的頭，好像對人講話似的對犍陟說道：「……犍陟！我現在出城，為了解脫生死的大事，為了傳播救世的聖音，為了救拔苦海中的眾生，你！犍陟！……萬萬不可疲倦！」太子說罷，跨上了馬，馬鞭一揚，命令車匿一同出城了。²⁷

對比兩者：《佛所行讚》中太子出宮是淨居天直接策劃和諸天龍神眾的幫助，而《釋迦牟尼佛傳》中乃是自力和偶然。《釋迦牟尼佛傳》中太子對犍陟馬所說的話，「為了解脫生死的大事，為了傳播救世的聖音，為了救拔苦海中的眾生」，是在《佛所行讚》基礎上添加的，但略顯突兀，因為此時的太子能否證悟真理解脫生死尚沒有把握。

（五）覺悟有「我」之非——宿緣與現悟

太子在阿羅邏迦藍仙人處聽聞其生死解脫之法，明白那非究竟之道，但在其憑藉上，《釋迦牟尼佛傳》和《佛所行讚》有不同。

《佛所行讚·阿羅藍鬱頭藍品第十二》：

①太子聞其教。歡喜而報言……今已蒙哀許。敢問心所疑。生老病死患。云何而可免……

27. 同註 26，頁 40。

②太子聞彼說。思惟其義趣。發其先宿緣。而復重請問。聞汝勝智慧。微妙深細義。於知因不捨。則非究竟道……

《釋迦牟尼佛傳》第十八章〈訪問阿羅邏迦藍仙人〉：

①我心中有一個很大的疑惑，想將此問題提出來請教大仙人指示；這就是生老病死的大患，如何才能夠免除？……

③太子靜聽阿羅邏迦藍仙人講完後，把他的話放在心中重複地思惟，最後說道……²⁸

《佛所行讚》之「太子聞彼說。思惟其義趣。發其先宿緣。而復重請問」一語表明，太子對仙人的方法的評價，是建立在宿緣的基礎上；或是仙人之言，觸發了太子的宿慧，為他找到究竟之道提供了基礎。而《釋迦牟尼佛傳》對應的則是「太子靜聽阿羅邏迦藍仙人講完後，把他的話放在心中重複地思惟」，刪去了「發其先宿緣」，意在表明太子隨後的高論是經過自己的思惟工夫獲得的，意在突顯太子的穎悟而非宿緣。

（六）牧女供養——神示還是偶然

太子結束苦行，到尼連禪河澡浴並接受牧女供養，《釋迦牟尼佛傳》和《佛所行讚》在此也有差異。

《佛所行讚·阿羅藍鬱頭藍品第十二》：

思惟斯義已。澡浴尼連濱。浴已欲出池。羸劣莫能起。天神按樹枝。舉手攀而出。時彼山林側。有一牧牛長。長女名難陀。淨居天來告。菩薩在林中。汝應往供養。難陀婆羅闍。歡喜到其所。

28.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73-74。



手貫白珂釧。身服青染衣。青白相映發。如水淨沈漫。信心增踊躍。稽首菩薩足。敬奉香乳糜。惟垂哀愍受。

《釋迦牟尼佛傳》第十九章〈伽耶山太子修行〉：

（太子）走下尼連禪河，讓長年清淨的流水洗去身上的垢穢。但因太子的形體瘦弱，他竟疲乏無力地倒在尼連禪河邊，過了一會，太子手攀岸上垂下的樹枝方站起來，走不幾步，又癱倒在岸上。這時，河邊有一個名叫難陀波羅的牧女，在河畔的草原上放牧，她忽然看到一位瘦弱的青年沙門橫臥在河岸之旁，好像毫無氣力似的，她立時生起同情的心，手捧乳汁前來供養太子。²⁹

在《佛所行讚》中，天神幫助太子從尼連禪河上岸並啟發牧女來供養。《釋迦牟尼佛傳》則完全排除了天神等外力在佛陀悟道過程中的作用。

（七）降魔——歷劫得善果與今日方成就

《佛所行讚·破魔品第十三》：

空中負多神。隱身出音聲。我見大牟尼。心無怨恨想。眾魔惡毒心。無怨處生怨。愚癡諸惡魔。徒勞無所為……不能壞菩薩。歷劫修善果……長劫修苦行。為解眾生縛。決定成於今。於此正基坐。如過去諸佛。堅豎金剛臺。諸方悉輕動。惟此地安隱。能堪受妙定。非汝所能壞。

《釋迦牟尼佛傳》第二十章〈降伏魔軍與魔女〉：

護法的天大將軍對這一群魔軍斥責道：「你們這一群沒有良心的

29. 同註 28，頁 79。

惡魔！你們為什麼要來感動這位純潔的修道者的心？你們常以惡毒的心，在沒有怨恨的地方製造怨恨，這是你們的愚癡……老實告訴你們，這位大修道者金剛的信念，也不會為你們所壞！這一位大修道者，有正確的見解，有不屈不撓的精進，有無邊的智慧之光，有平等的慈悲之心，他具有這四項可貴的寶物，這就是他必定能成就他的希望的基礎！……這一位大求道者，不久必定要達到真實的解脫，你們趕快遠離一切驕慢，生起慚愧的心，趕快歸順今日的大修道者——未來的世尊之前！」³⁰

在《佛所行讚》中，太子是「歷劫修善果」、「長劫修苦行」，從而在今天決定成佛的菩薩；而在《釋迦牟尼佛傳》中，星雲大師強調了太子成就希望的「基礎」（正見、精進、智慧、慈悲）和將來的成就，這表明星雲大師想把佛陀塑造成今生修行成佛的人。

綜上：對於悟道前的佛陀，我們在上文中通過如下七個命題進行了對比分析，即：1、相者的預言——應世而生與在世成就；2、厭離心的生起——他力與自力；3、立志出家——天助與自悟；4、正式出家——天助還是機緣；5、覺悟有「我」之非——宿緣與現悟；6、牧女供養——神示還是偶然；7、降魔——歷劫得善果與今日方成就。

這七個命題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一、與世間的關係上，佛陀是應世還是在世？《佛所行讚》基於佛陀乃積聚資糧、等待機緣成佛的菩薩，因而把他塑造成一位累劫為解眾生苦，應世而降誕的菩薩；《釋迦牟尼佛傳》基於佛陀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把他塑造成感受到社會、宗教和生死苦難而立志加以革命的人，或者說是「一位偉大的慈悲的革命者」。³¹ 二、佛陀出家修道

30.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83-84。

31. 同註 30，頁 5。



的機緣，是自力、偶然還是他力？在《佛所行讚》中，佛陀厭離心的生起、出家之念的生發和正式出家，一路都有天神的策劃甚至直接幫助，因而佛陀成佛是以團隊的方式實現的；在《釋迦牟尼佛傳》中，則要麼是自力，要麼是偶然，突顯了佛陀靠個人力量成佛的偶然性和艱難性，引發人們生起對法的珍視和尊重之心。三、悟道成佛的基礎，是歷劫的善果和宿緣的成熟？還是現世的苦修自悟、「白手起家」？《佛所行讚》肯定前者，《釋迦牟尼佛傳》強調後者。星雲大師在《釋迦牟尼佛傳》中，通過對《佛所行讚》的改造，力圖表明佛陀是今生、靠自力、在世間成佛的人，鼓勵人們以佛陀為榜樣修行成佛。

總之，在《佛所行讚》中，佛陀是降臨人間、最後一生成佛的菩薩，因而從出生到成佛，處處都有天神在其間發揮作用，勸太子成道、勸太子生厭離、助太子出家，正是借助天神的幫助，菩薩記起了宿緣，激發歷劫修行的善根，從而勇猛精進成就佛道。反觀星雲大師的《釋迦牟尼佛傳》，我們發現對於悟道前的佛陀，星雲大師極力證明佛陀是完完全全的人，不提前世，不談來生，故而在《釋迦牟尼佛傳》中不強調天神的外力幫助和歷劫修行的固有善根宿緣，要把佛陀塑造成今生依靠自力在世間成佛的人。

三、悟道後的佛陀

太子悟道後成了佛陀，他的任務主要是傳播佛教真理、廣度眾生。而在接引眾生的範圍、接引眾生的方式上，《釋迦牟尼佛傳》和《佛所行讚》也有著明顯的差異。

（一）成就無上正覺——三界的還是人間的大事

《佛所行讚·阿惟三菩提品第十四》：

宇宙悉清明。天龍神雲集。空中奏天樂。以供養於法。微風清涼起。無雲雨香雨。妙華非時敷。甘菓違節熟。摩訶曼陀羅。種種天寶花。從空而亂下。供養牟尼尊。異類諸眾生。各慈心相向。恐怖悉消除。無諸恚慢心。一切諸世間。皆同漏盡人。諸天樂解脫。惡道暫安寧。煩惱暫休息。智月漸增明。甘蔗族仙人。諸有生天者。見佛出興世。歡喜充滿身。即於天宮殿。雨花以供養。諸天神鬼龍。同聲嘆佛德。世人見供養。及聞讚嘆聲。一切皆隨喜。踊躍不自勝。唯有魔天王。心生大憂苦。

《釋迦牟尼佛傳》第二十一章〈成就無上正覺的佛陀〉：「一切眾生和諸法都是由於因緣而生，現在佛陀終於從千辛萬苦中證得這甚深微妙的真理。」³² 在《佛所行讚》中，佛陀悟道成正覺是人天普皆歡喜的盛事：「天龍神雲集」，奏樂供養法；生天的「甘蔗族仙人」，見佛出興於世，歡喜充滿，雨花供養；諸天神鬼龍，同聲讚歎；「世人」也隨喜。而在《釋迦牟尼佛傳》中，星雲大師幾乎沒有涉及到其他眾生，而把佛陀成佛主要看成是人間的大事。

（二）天神請轉法輪——普度還是隨緣

《佛所行讚·阿惟三菩提品第十四》：

佛於彼七日。禪思心清淨。觀察菩提樹。瞪視目不瞬。我依於此處。得遂宿心願。安住無我法。佛眼觀眾生。發上哀愍心。欲令得清淨。貪恚癡邪見。飄流沒其心。解脫甚深妙。何由能得宣。捨離勤方便。安住於默然。願惟本誓願。復生說法心。觀察諸眾生。煩惱孰增微。梵天知其念。法應請而轉。普放梵光明。為度

32.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86-87。



苦眾生。來見牟尼尊……恭敬心歡喜。合掌勸請言。世間何福慶。遭遇大世尊。一切眾生類。塵穢滓雜心。或有重煩惱。或煩惱輕微。世尊已免度。生死大苦海。願當濟度彼。沉溺諸眾生。如世間義士。得利與物同。世尊得法利。唯應濟眾生。

《釋迦牟尼佛傳》第二十一章〈成就無上正覺的佛陀〉：

（天神）向佛陀敬禮道：「至尊至貴的佛陀！……您不要憂慮愚痴的人類毀謗您的正法而造罪，這是他們自作自受！您應該依照您的本懷，傳播您的福音，讓那些迷途的羔羊，早日能夠回頭，早日登上覺岸。希望您佛陀，伸出慈悲的手，垂無緣的大悲，永作這世間上的救世主啊！」³³

在《佛所行讚》中，佛陀證道後，憂慮自己證悟的妙法是否能让眾生接受的問題，他思考著如何宣說佛法，在不忘本心和接受天神勸請的情況下，觀察眾生得度的因緣而有先後緩急。而《釋迦牟尼佛傳》中所言雖與《佛所行讚》大體一致，但「您不要憂慮愚痴的人類毀謗您的正法而造罪，這是他們自作自受」一句表明：一，佛陀說法的對象被限定在人；二，在聽法的人中，固然有人得度，但愚痴而毀謗正法的人將造罪，這顯示出星雲大師有著「佛度有緣人」的思想。在《釋迦牟尼佛傳》的後文中，星雲大師多次強調，對於行惡而不積善的眾生墮入惡道，佛陀也沒有辦法，這或許是後來大師「一半一半」說的思想淵源吧。

（三）初轉法輪的聽眾——三界眾生還是僅限於人

《佛所行讚·轉法輪品第十五》：

33. 同註 32，頁 89。

說是真實時。憍憐族姓子。八萬諸天眾。究竟真實義。遠離諸塵垢。清淨法眼成……已知大師法。以彼知法故。名阿若憍憐。於佛弟子中。最先第一悟。彼知正法聲。聞於諸地神。咸共舉聲唱。善哉見深法。如來於今日。轉未曾所轉。普為諸天人。廣開甘露門。淨戒為眾輻。調伏寂定齊。堅固智為輞。慚愧楔其間。正念以為轂。成真實法輪。正真出三界。不退從邪師。如是地神唱。虛空神傳稱。諸天轉讚歎。乃至徹梵天。三界諸天神。始聞大仙說。輾轉驚相告。普聞佛興世。廣為群生類。轉寂靜法輪。風霽雲霧除。空中雨天華。諸天奏天樂。嘉歎未曾有。

《釋迦牟尼佛傳》第二十二章〈初轉法輪教團成立〉：

- ①憍陳如等五人聽到佛陀說出這通達究竟真理的修行方法，心裡像是光明起來，他們既佩服又歡喜……
- ②這五個人，聽到佛陀的法語，覺得過去從來沒有聽過的，現在他們深深地佩服佛陀確實已經是真理的權威……
- ③佛陀對憍陳如等五人說的四聖諦法門，把它演繹開來就是佛教的教理。
- ④憍陳如、阿捨婆誓、摩訶跋提、摩男俱利、十力迦葉等五位比丘僧，聽佛陀的法語，歡喜踴躍，信受奉行，從此隨侍佛陀，做著自利利人的工作。³⁴

在《佛所行讚》中，佛陀雖看似對憍陳如等五人說法，但實際是對三界眾生說法，是「普為諸天人。廣開甘露門」，「廣為群生類。轉寂靜法輪」，

34.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93-95。



因而佛陀說出了解脫生死的真實義之後，諸天遠離塵垢，三界諸天輾轉相告，雨花、奏樂、嘉歎。而《釋迦牟尼佛傳》中佛陀僅為憍陳如等五人說法，排除了三界其他眾生，成了名副其實的「人間」佛陀了。

（四）毒龍和醉象皈依——神通力還是道德力

1. 毒龍皈依

《佛所行讚·瓶沙王諸弟子品第十六》：

佛即入火室。端坐正思惟。時惡龍見佛。瞋恚縱毒火。舉室洞熾然。而不觸佛身。舍盡火自滅。世尊猶安坐。猶如劫火起。梵天宮洞然。梵王正基坐。不恐亦不畏。惡龍見世尊。光顏無異相。毒息善心生。稽首而歸依。

《釋迦牟尼佛傳》第二十四章〈三迦葉棄邪歸正〉：

（佛陀）他只是泰然地安坐在石室之中。因佛陀是解脫的超人，他知道毒龍對他不會有害意，後來，毒龍果真昂頭吐舌，身體捲曲來回地遊著，但對寂然不動的佛陀，絲毫沒有惡意。第二天，佛陀從石室中安然出來，口裡還說道：「心若清淨的話，一定不為別人所害。」³⁵

《佛所行讚》中毒龍是在「瞋恚縱毒火」卻不能「觸」佛身時，見世尊「光顏無異相」，才「毒息善心生。稽首而歸依」，可見佛陀是通過「定」（「端坐正思惟」）引發的神通力降伏毒龍的。而《釋迦牟尼佛傳》中佛陀說「心若清淨的話，一定不為別人所害」，表明佛陀是靠道德（「內心的清淨」）降伏毒龍的，而且《釋迦牟尼佛傳》刪去了毒龍皈依。

35. 同註 34，頁 101-102。

2. 醉象皈依

《佛所行讚·守財醉象調伏品第二十一》：

（醉惡象）鼻牙尾四足。觸則莫不摧……如來心安泰。怡然無懼容。唯念貪嫉苦。慈心欲令安。天龍眾營從。漸至狂象所……醉象奮狂怒。見佛心即醒。投身禮佛足。猶若太山崩。蓮花掌摩頂。如日照烏雲。跪伏佛足下。而為說法言……彼象聞佛說。醉解心即悟。

《釋迦牟尼佛傳》第四十一章〈提婆達多叛逆遭報〉：

有一天，佛陀帶領弟子在王舍城外托鉢乞食時，城中奔出巨大的狂象，諸比丘一見大驚，要求佛陀趕快避開，免遭狂象的凶暴。佛陀不慌不忙地說道：「諸比丘！你們不要為我恐慌，成就佛陀大行的人，是不可能被外來的暴力陷害致死的。」佛陀說話時，狂象已走到身邊，不可思議的是，狂象一見佛陀，即刻跪下並馴服在佛陀面前，佛陀為其授說三皈，大象雙目滔滔地流下淚來。³⁶

《佛所行讚》中佛陀以「慈心」令醉象降伏，同時也有「天龍」護持；《釋迦牟尼佛傳》則沒有外力和神通的內容。

（五）頻婆娑羅王、淨飯王的皈依——神通還是真理

1. 頻婆娑羅王皈依

《佛所行讚·瓶沙王諸弟子品第十六》：

（迦葉）即於大眾前。斂身入正受。飄然昇虛空。經行住坐臥。

36.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200。



或舉身洞然。左右出水火。不燒亦不濡。從身出雲雨。雷電動天地。舉世悉瞻仰。縱目觀無厭。異口而同音。稱歎未曾有。然後攝神通。敬禮世尊足。佛為我大師。我為尊弟子。奉教聞斯行。所作已畢竟。舉世普見彼。迦葉為弟子。決定知世尊。真實一切智。佛知諸會眾。堪為受法器。而告瓶沙王。汝今善諦聽……世尊說真實。平等第一義。瓶沙王歡喜。離垢法眼生。王眷屬人民。百千諸鬼神。聞說甘露法。亦隨離諸塵。

《釋迦牟尼佛傳》第二十五章〈頻婆娑羅王的皈依〉：

（優樓頻羅迦葉說道）「沒有拜見佛陀以前，我以為事火是最上的神聖修行，自從聽到佛陀的教示以後，我才知道事火是增長迷的因。所以我在服從真理的原則之下，就捨棄事火的苦行而皈依在佛陀的座下，我的弟子也和我有一樣想法。」……

佛陀慈悲地說道：「……我們身體上的眼耳鼻舌身意等的一切作用和活動，就是生死起滅的原因。若能深深了解這個生死，那就不會執著。對一切法都能生起平等的觀念，那時才能認識我們自身的真相，這個真相，就是所謂無常之相。」……

頻婆娑羅王歡喜非常，大眾也感動得流著眼淚，他們都皈依了佛陀。³⁷

《佛所行讚》中頻婆娑羅王皈依佛陀，當然主要是佛法「真理」的力量，但優樓頻羅迦葉的神通（躍身虛空）也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而《釋迦牟尼佛傳》則完全強調真理的作用，另外還刪去了《佛所行讚》中「鬼神」聞法離塵的內容。

37. 同註 36，頁 107-109。

2. 淨飯王皈依

《佛所行讚·父子相見品第十九》：

佛知父王心。猶存於子想。為開其心故。並哀一切眾。神足昇虛空。兩手捧日月。遊行於空中。種種作異變。或分身無量。還復合為一。或入水如地。或入地如水。石壁不礙身。左右出水火。父王大歡喜。父子情悉除。空中蓮花座。而為王說法……調伏貪恚癡。天下敵無勝。知苦斷苦因。證滅修方便。正覺四真諦。惡趣恐怖除。先現妙神通。令王心歡喜。信樂情已深。堪為正法器。

《釋迦牟尼佛傳》第二十九章〈歸城施法雨〉：

佛陀知道淨飯大王還存有父子的愛情，即刻向父王說道：……父王生養我，我是父王的太子，我應該酬謝父王養育的恩德，但這並不一定要奉送世間上那些無常的財寶，或是那不實的愛情。說實話，人天稀有的寶貝，乃是勝妙的甘露之法，我將以此報答父王……

把私我的愛欲去除，清除身口意三業，積聚十善的行為，修養善的德性，晝夜沒有間斷，不被六塵境界轉動自己的心，不被無明妄想所迷惑，如能這樣，一定能得到未來的大利益，而步上自由解脫之大道。³⁸

《佛所行讚》中佛陀的神通（「神足昇虛空」）是達到「令王心歡喜」的一種輔教手法；《釋迦牟尼佛傳》則完全靠真理（甘露之法）說服人。

38.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132-133。



（六）調伏諸眾生——神通還是真理、道德

1. 三迦葉皈依

《佛所行讚·瓶沙王諸弟子品第十六》：

彼知佛功德。而生奇特想。憍慢久習故。猶言我道尊。佛以隨時宜。現種種神變。察其心所念。變化而應之。令彼心柔軟。堪為正法器。自知其道淺。不及於世尊。決定謙下心。隨順受正法。

《釋迦牟尼佛傳》第二十四章〈三迦葉棄邪歸正〉：

佛陀和顏悅色地看著他說道：「我知道你的心中希望我不要被人看到，所以我也就不讓別人見到我。我老實對你講，你還沒有覺悟到人生的真諦，你還充滿嫉妒的心。以你這麼一位有人格的人還存有嫉妒的私念，從你修行的方法看來，這本不足為怪。你在拜火以前，如果不斷這個念頭，你永遠不能證得涅槃！」……

（優樓頻羅迦葉）只得坦白承認道：「……您比我還年輕，但您的智慧、道德都勝過我，可是我又不願意承認。現在我在真理面前變成一個不忠實的人，唯有誠懇地拜在您的座下，希望您收我做您的弟子，洗去我心裡的塵垢！」³⁹

《佛所行讚》明言佛陀除了依靠真理（「道」）使迦葉心服外，也借助了「神變」；而《釋迦牟尼佛傳》強調的是道德和智慧。

2. 伏外道

《佛所行讚·受祇桓精舍品第二十》：

39. 同註 38，頁 102。

時有諸外道。見王信敬佛。咸求於大王。與佛決神通。時王白世尊。願從彼所求。佛即默然許。種種諸異見。五通神仙士。悉來詣佛所。佛即現神力。正基坐空中。普放大光明。如日耀朝陽。外道悉降伏。國民普歸宗。

《釋迦牟尼佛傳》第四十章〈最初的迫害〉：

佛陀四姓平等主張，生佛一如的理想，像萬道金光，照得外魔膽顫心驚，這更加重他們陷害佛陀的決心……

事實詔告天下，因此舍衛城的外道，益發受民眾普遍的排斥。民眾看佛陀的聖格有如須彌，更加崇高；佛陀的名望，有如日月，更加光亮。大家反而爭先恐後地皈依到佛陀的座下，擁護佛陀。⁴⁰

《佛所行讚》中佛陀是以和外道一決神通而降伏外道；而《釋迦牟尼佛傳》說的則是外道的陰謀一一敗露，而受到政府的打擊和民眾的排斥。

（七）佛陀度化的眾生——三界還是人道

《佛所行讚·守財醉象調伏品第二十一》：

天上教化母。及餘諸天眾。還游於人中。隨緣而行化……醯茂鉢低鬼。及波多耆利。於毘富羅山。調伏而受化……於毗提訶山。大威德天神。名般遮尸咭。受法入決定……央伽富梨城。降伏大力神。富那跋陀羅。輸屢那檀陀。兇惡大力龍。國王及後宮。悉皆受正法……央瞿利摩羅。於彼脩侖村。為現神通力。化令即調伏。……於彼跋提村。化彼跋提梨。及與跋陀羅。兄弟二鬼神……至毗舍離城。化諸羅剎鬼。並離車師子。及諸離車眾。薩遮尼犍

40.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 192-193。



子。悉令入正法。阿摩勒迦波。有鬼跋陀羅。及跋陀羅迦。跋陀羅劫摩。又至阿臘山。度鬼阿臘婆。二名鳩摩羅。三訶悉多迦。還至伽闍山。度鬼絙迦那。及針毛夜叉。及其姊妹子……至摩醯波低。度迦毗羅仙……至波羅那處。化婆羅那鬼。至摩偷羅國。度鬼竭曇摩。偷羅俱瑟吒。度賴吒波羅……至施多毗迦。寂靜空閑處。度諸外道仙。令入佛仙路。至阿輸闍國。度諸鬼龍眾。至舍毗羅國。度二惡龍王。一名金毗羅。二名迦羅迦。又至跋伽國。化度夜叉鬼。其名曰毗沙。……至捷陀羅國。度阿婆羅龍。如是等次第。空行水陸性。皆悉往化度。如日照幽冥。

從《佛所行讚》中所列名單可見，佛陀對於空行水陸都悉往化度，並不限於人；而《釋迦牟尼佛傳》中佛陀度化的對象除了前文明確說佛陀為狂象授三皈依外，其餘全是人。尤其是《釋迦牟尼佛傳》以單章的形式增列出下列這些人的皈依，更顯示出佛陀不捨一人的慈悲和善巧方便，如：

- (1) 第三十六章〈迦留陀夷其人其事〉，通過迦留陀夷不斷進步，表明佛陀對人的寬容。⁴¹
- (2) 第三十七章〈玉耶女的悔改〉，玉耶通過佛陀教化，成為佛化家庭的優婆夷。⁴²
- (3) 第三十八章〈善生長者歸佛化〉，「善生聽了佛陀的教示」，「做了三寶的信者」。⁴³
- (4) 第三十九章〈摩登伽女出家證聖果〉，通過首陀羅的女子摩登伽出家證果的曲折經過，說明在佛陀的心中，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沒

41. 同註 40，頁 167。

42. 同註 40，頁 78。

43. 同註 40，頁 184。

有種族階級的懸殊。⁴⁴

(5) 第四十二章〈阿闍世王懺悔得救〉，說明弑父篡位的極惡無道的人，只要知道懺悔，也可以得到快樂和幸福的結果。⁴⁵

(6) 第四十四章〈特別的教化〉：不聰明的周利槃陀伽也能覺悟，說明受持一句偈頌，照著實行，一定就能得道；擔糞的尼提出家，表明在佛法中，貧富、貴賤、種姓都沒有問題；聞二百億修行張弛有度，心安靜下來，不久就開悟；調馬師改往修來，不再虐待動物，更不殺生；鴛崛摩羅懺悔皈依，鬼子母改心發願從此做天下孩子們的保護者，表明佛陀的慈悲，憐憫所有人，佛陀絕不願捨棄一個可以救的人。

以上內容說明星雲大師特別關注佛陀對人間的教化。在《佛所行讚》中，佛陀度化的對象是三界眾生，因而「皈依」是高頻詞；而在《釋迦牟尼佛傳》中，佛陀度化的對象是人，因而「出家」、「在家」是高頻詞。通過出家和在家的分別，星雲大師強調：做佛陀的弟子，本不一定要出家，在家也是一樣可以學佛。佛陀不勉強勸人出家，但佛陀卻希望人人都遵奉他所指示的真理去實踐。真人的佛陀，是引導人們了達人生的真理，非但是教人要做人，更是教人要做一個完美的超人。

綜上：對於悟道後的佛陀，我們在上文中通過如下七個命題進行了對比分析，即：1、成就無上正覺——三界還是人間大事；2、天神請轉法輪——普度還是隨緣；3、初轉法輪的聽眾——三界眾生還是僅限於人；4、毒龍和醉象皈依——神通力還是道德力；5、頻婆娑羅王、淨飯王的皈依——神通還是真理；6、調伏諸眾生——神通還是真理、道德；7、佛陀度化的眾生——

44.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頁189-190。

45. 同註44，頁2。



三界還是人道。上述七個命題涉及到佛陀說法的對象、佛陀接引眾生的方式和佛陀救度的範圍。通過分析我們發現，《佛所行讚》把佛陀成佛看成是三界的大事，佛陀是三界眾生的導師，三界眾生依之得以解脫和成就；為了調伏和救度三界眾生，佛陀大量使用神通。而反觀《釋迦牟尼佛傳》，對於悟道後的佛陀，星雲大師努力限制神通、刪去鬼神皈依的文字，他要把佛陀塑造成依靠道德和真理感召信仰、主要面向人間、以善巧方便廣度有緣人的佛陀。

結語

如果我們將悟道前的佛陀和悟道後的佛陀結合起來看，星雲大師對「人間佛陀」的構建，恰好從兩個方面為現代佛教提供了啟示：一是對於學佛的個人而言，要效法悟道前的佛陀，樹立依靠自力、今生在世間成佛的信念，在學佛、信佛、行佛中提升自己，益世化人。二是對於佛教團體來說，要面向人間、適應現代社會特點，契理契機地推動佛教參與社會、服務眾生。

「人間佛陀」的提出，使得星雲大師的是非觀、佛教觀發生相應變化。例如，在是非觀上，「人間性」被提升為與佛陀證悟的真理並列的是非標準，即出現了雙重真理。對此，星雲大師一方面以佛教真理淨化人間，益世化人，不捨世間；一方面引導佛教適應時代之需，參與社會，實現佛教的現代化轉型，表現出人間性和佛教真理性的雙向融通。在佛教觀上，最明顯的是，體現「人間性」的原始佛教被星雲大師稱為根本佛教，受到高度的重視。正是對人間性的重視，星雲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走向了對社會的全面參與，實現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影響廣泛，意義深遠，具體內容留待後文再議。